

“在场丛书”

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

01



火车与匕首

张爽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非外借

“在场丛书”

| 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

01

火车与匕首

张爽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车与匕首 / 张爽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10
ISBN 978-7-5699-1865-6

I. ①火…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620 号

火车与匕首

HUO CHE YU BISHOU

著 者 | 张 爽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梁明德 邵鹏军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睿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365010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155mm×220mm 1/16 印 张 | 21.25 字 数 | 203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865-6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编 短篇小说卷

- 003 我的两个世界
- 028 坐在树上看风景
- 044 信使
- 064 地主的女儿
- 080 气功
- 093 寻找儿子王方正
- 106 我们去看阿迪力
- 128 饥饿的熊
- 149 青黄
- 166 再生记
- 180 梨花二章



下编 中篇小说卷

- 火车与匕首 ——— 203
- 鸳鸯戏水 ——— 247
- 狗男女 ——— 284

上编

S h o r t v o l u m e

短 篇 小 说 卷



我的两个世界

老早就发现那辆亮银色的小轿车了，在那条只允许一辆汽车通过的灰白色的水泥路上，它开得很慢，像个心事重重的老人，心不在焉，走走停停。

那时，我正往一口棺材上刷油漆，我是泥瓦工，对刷油漆这件事本不在行，可我仍然刷得有声有色，棕毛刷在已经开裂了的柏木棺材上走过，鲜艳的油漆争先恐后地顺着缝隙渗进去了。

我已经为这口棺材刷了五年的油漆，一年一次，五年的时间已经把一個普通泥瓦工变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油漆工。棺材摆放在堂屋里，我从南刷到北，又由北刷到南，刷刷刷，棕油刷子像是长了腿一样在棺材上跑来跑去，带着几分欢快。刷完最后一刷子，我几乎是带着点享受地欣赏起这口棺材了，虽然经过了五年多的时间，棺材板上已经裂开了许多细小的缝隙，可整体看上去，它依旧坚固、结实、簇新，像刚刚打出时一样。

棺材是为父亲准备的。那一年母亲过世，我也从口里回到了四顷地

的波罗沟。母亲的死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那时她已经 78 岁，被一种莫名的疾病折磨了两年多时间。80 岁的父亲几次托人打电话给我，让我早点回来给病重的母亲砌个墓穴，父亲对于母亲的墓地并无特别要求，甚至没用风水先生勘探，就在一块山坡地上随手一指，说就是这里了。父亲对母亲的墓穴施工进行的全程监督并要求我用红砖水泥打地基砌墓室。父亲说，你母亲为这个家忙忙碌碌一辈子了，不能简单挖个坑就给埋了。父亲还说，这不光是你母亲一个人的墓，我死后也要葬在这里的。我在挖地基的时候，父亲又再次要求让我把基础做得更大一点，他说墓大一点住着舒服。那时他虽然 80 岁了，可还一点不糊涂，他像一个苛刻的监工，督促我干这干那。后来，我才意识到，父亲要我把墓基做大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是希望我死之后也像他们一样住到这个墓里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你是个光棍，没个一男半女，死了之后怎么办？别落个像大鹿圈树才一样的下场。”那天，已经八十五岁的父亲突然对我说。大鹿圈的老光棍树才是在去年冬天被村里的女书记发现横尸路边的，当时人都冻成了一个冰坨子，四顷地的冬天多冷啊，树才像根被冻僵了树枝卧在路边一动不动，看样子死去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有些日子了。多亏是冬天，要是夏天，人怕是早臭了。

女书记逢人就说，早就让树才搬出大鹿圈，他说什么也不听，说是在大鹿圈一辈子离不开了。大鹿圈有什么离不开的，那么偏僻的小山沟？他是村里的五保户，可以到镇上养老院养老嘛！

女书记说这话时，波罗沟那户李姓人家还没搬走，女书记说过这话不久，他们就很快搬到沟外二队去盖房居住了。

看来父亲深谋远虑，都为我的后事做好打算了。

父亲说，多亏四顷地还允许土葬，可以死后成个浑仑身子，听说树才是被人拉到火葬场一把火给烧成灰了，他要是有个一男半女也不会落得个这样下场。

父亲话里有话，我一句话不说，拿着笤帚就去扫他棺材上的灰尘，棺材上的尘土颗粒愉快地在空气中蹦来蹦去，我听到父亲的笑声在他的肚皮里酝酿，他很满意，满意有这样的一口和母亲一模一样的棺材和像棺材一样老实得有些笨重木讷的光棍儿子。

给棺材上好油漆，我又到了红莲的院子里，我每天都要到那里扫一遍院子，把院子收拾得就像红莲没离开时的样子。扫完院子，我进了屋，坐在红莲睡过的那铺炕上抽了两根烟，又在红莲常睡的地方躺了一会。我伸出手，就像那些年搂住红莲的身体一样搂了下空气，那时候，有一束光顺着破败的窗棂照进来，在那束光束中，我发现了很多微尘舞蹈着，多少个日子，我和红莲就这样搂抱着，看着同样的一束光，看着同样光束里精灵一样舞蹈着的微尘。

红莲那时候已经微微发胖，我的手在她逐渐凸起的腰部游走，红莲说，你看你，树生，趁年轻出去寻个女人，哪怕做个上门女婿，生个一儿半女也是你的福气，何苦恋着我这破身子？

我说：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红莲说，瞧你酸的，都会吟诗作赋了，还愁找不到个女人？

我嘻嘻笑，翻身把红莲压在身下，说，我找啊找啊找啊找，怎么不找，你就是我要找的女人。

红莲作势把我掀下，说混说，我是你叔的女人，怎么成了你女人了。

我还是嘻嘻笑，把手伸到红莲的胸前去摩挲那对大乳房，说叔又不在，你可不就是我的女人，叫他叔是沟里瞎论，他年龄没大我几岁。

摩挲着，摩挲着，红莲的身子就软了，气就咻咻地喘上了，我再次翻身上去，这次她没拒绝，只是叹了口气，说你呀，你个可怜的光棍子树生！

可是后来呢，后来红莲还是嫁外面去了，那年，我那个叔被砸死在外面的煤窑里，红莲得了一笔丧葬费，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把自己嫁走了，只留下了这个空院落。

即使这个空院落，我也是天天要来一回，扫一扫院子，到屋里炕上躺一会，并随口唱一句：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这可不是我作的诗，是我在京东平谷给人家建筑队做泥瓦工时，在一本卷了边的破杂志上读到的，当时随手翻看，就看到了这首诗。我非常喜欢这首诗，这首诗就像是为我这样的光棍子写的。

从红莲家出来，看到那辆亮银色的小车停在山下的路口处，那个路口，一个往波罗沟，一个往大鹿圈。红莲家在高处，所以，那个小车被

我看得一清二楚。只见那车，却没见车上的人，车上的人哪儿去了呢？

从红莲家院子往下走，走了不多远，就听到了人的说话声，声音不高，一男一女，我听得清楚，肯定是车上下来的男女，这条沟，虽然有新修的平展水泥路，却一年半载见不到生客上来，更不要说有小车和车上陌生的男女说话声了。我听到看到的多是路边庄稼地里蛤蟆叫，树上的虫鸣，以及草丛里翻飞的细腰蜂和花蝴蝶。

我听到男人说，这条沟，我至少三十年没过来了，当年我是孩子的时候滑着冰车上来过。

女人说，这条沟好静好美，住在这里的人多享受啊。

男人说，怕是住久了你就不这样说。

女人说，那要看和谁住，要是和你住，住多久也愿意。

男人没说话，好像是过去搂了女人的腰肢了。女人的声音里就有了撒娇的成分。女人说，在这里住着多好啊，哪怕什么都不干，就静静地待着，心都是踏实的，什么叫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什么叫生生世世？到这条沟里走一走就都明白了。

男人说，我可不想静静地待着，大活人总得干点什么吧才不辜负这良辰美景奈何天。

男人说，你知道我现在想和你干什么吗？

女人说，想干什么？

男人说，想把你拉到棒子地里做爱。

女人吃吃笑，说棒子地里怎么做爱啊，棒子叶好扎人的。

男人说，娇气，四顷地的男人女人想了还不就棒子地里做。

我听着，差点笑出了声，觉得这男人连在棒子地里做那事都清楚，肯定也是沟里出来的人，我就想到了和红莲的第一次，也是在红莲家的棒子地，那一次我帮红莲在她家的地里除草，她在前，我在后面，锄着锄着的，我就控制不住了把她按在地里把事情做了。

女人看沟里什么都新鲜的样子，看到玉米叶子浓郁的苍绿新鲜，看到红果结满枝头新鲜，看到废弃人家院外蓬勃的向日葵也新鲜，她指着 I 种的一片黍子，问是不是谷子，男人就摘下一支，讲给她谷子和黍子的区别。

我的角度正好能看到他们，看到女人不断依偎上去，有时把胳膊挎到男人的臂弯，有时用手摘掉男人肩上挂的草屑或毛发。样子亲密，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女人还戴着副挺好看眼镜，像城里的知识分子。我还拿这个女人和红莲做了比较。我又有些想红莲了。

我转到母亲的墓地去看了看，母亲的墓地就在我家的自留地里，在一面朝南的山坡上，我想告诉母亲，我已经好几次在黄昏时看到她了，她出现在我家老屋的门口，胖胖的身子，灰白的头发，她站门口遥望，是在遥望我和父亲吗？

父亲在这个月里开始犯糊涂了。昨晚他和面烙饼的时候，把在灶膛烧火的我当成母亲，说你个笨老婆子，连个火你都烧不好，饼又烙糊了吧？我说，爸，我是树生。父亲说，我就说你个笨老婆子呢，自从你嫁给我，哪次不是我做饭你烧火，和别人家正好拧着。我说，爸，我是树

生。父亲说，你个笨老婆子，还犟嘴，不是看你头发都白了，我还像年轻那样拿烧火棍打你，打不到的老婆揉不到的面。

父亲 85 岁了。母亲死后，我就没再出去打过工。我得照顾父亲，为他养老送终。可有时候，我却想，父亲除了糊涂一点外，他的身子还算得上强健，我怕有一天我走到老人的前面去。有一件事，我从来没对人说过，对父亲更不能说，我已经熬过了两个年头，离大限日子不远了，我得为自己提前做些准备，我想死神来敲门的时候，总会给我一些暗示。

从母亲墓地回来，又看到那两个城里人，他们从沟里转回来了，波罗沟本就不深，最里面的那个房子是我家老屋。通老屋的路只有一条碎石小路，估计他们走到老屋就回来了，其实，从我家老屋往里走，还有一段路，可以通到波罗沟的最里面。波罗沟最里面有一眼泉。我很想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到里面看看泉水。但女人突然要方便，问这沟里有厕所吗？

男人说，这里要什么厕所，刚才碰到那个老太太的时候，怎么没想起去她家方便一下。

女人说，你没看到那老太太看着咱们那种眼神吗，我看了老太太不知怎么就有点毛骨悚然了，尿也被吓回去了。

男人说，你去红果林方便里好了。

女人说，会被人看见。

男人说，你到林子深处去，这沟里没人，除了鸟叫半天听不到人声。

女人说，怎么没有人声，我刚才还听到有男人在唱歌。

男人说，唱歌？唱什么歌，我怎么没听到？

女人说，我听到了，他翻来覆去唱的就一句，皇帝要我当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男人哈哈笑了，说口气不小，肯定是个老光棍。

女人说，真的，我听得清清楚楚，就是刚才下车时听到的，像从岗上哪个屋里传出来……哎呀，我真憋不住了。

男人说，憋不住，就这里方便，我给你看着。

女人说，那怎么行，这是路边。

男人说，这里没人来，你没看到我们来了这么久了连个人影子都没见，连声狗吠都没听到？听我的，没事。

女人说，可我那会真听到有男人在唱歌。

男人说，你到底方便不方便，不方便就憋着，憋死你。

女人妥协了，说，好吧，那你给我前后看着点，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无声地笑了。确实很好笑。在我想来，在山里解手是很自然的一件事，随便在哪里，棒子地，高粱地，红果林，草径，路边。不过女人是聪明的，她如果真在红果林，我在上面会看得很清楚，我这个位置正好可以看到红果林，而且可以看到红果林的更深处。但在路边，我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女人撒尿，我多少有些遗憾。

他们说出的话也让我感到惊讶。女人怎么能听到我唱歌呢，我只是在红莲屋里想红莲时哼了哼，哼的时候怕是没有蚊子声音高，她怎么就听到了？还有，他们说碰到一个老太太了，波罗沟哪里来的老太太呢，最后一个老太太，是我母亲，她在五年前已经死去了。难道他们看到的真是我母亲？昨天晚上，我烧火，父亲和面，烙饼，父亲老是把我都当成母亲，说来说去。最后我被父亲说烦了，我说，爸，你老糊涂了？我是树生，不是我妈。父亲就突然把面盆扣到了面板上，说，滚，你给我滚，你这个死老婆子，你这是在叫我还是叫树生，你是想让我们都过去陪你吗？我告诉你老东西，我还没活够呢，我还且活着呢，你叫不走我，也叫不走树生，只要我活着一天，树生就一天不会死，树生才五十多，离死更早些呢，你趁早滚回你的坟地里去。

父亲是真糊涂了，还是真看到母亲了？活人看到死鬼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已经几次看到她了，现在父亲也看到她了。今天早晨，父亲起来后对我说，树生啊，今天你别去地里干活了，你到大队小卖部那里买些烧纸回来给你妈烧了，今天是阴历七月十五，是鬼节，该烧鬼袄儿了。

鬼节要烧鬼袄儿。这个道理我懂，烧鬼袄儿的东西，一大早就买回来了，刚才去母亲墓地，我还和她唠叨这事，也是奇怪，我没说这事的时候，母亲墓地旁的小树小草和庄稼以及虫的叫声响成了一片，我一唠叨这事，母亲墓旁立马安静了。

烧鬼袄儿不能太早，太早，那些纸钱就会被游荡在路边的鬼魂野鬼给收了去，山里的鬼魂野鬼也是有的，比如去年大鹿圈死去的树才。他

死得可真惨。暴尸于野，冻死路边。不过，今天，我想烧得稍微早一点，我希望烧鬼袄儿时，给树才也顺便烧一点。我希望树才在那个世界活得稍微体面点。

想到傍晚时要烧鬼袄儿，我就没心思听那对男女说话了。我想母亲昨天出来，今天又出来，肯定有事，要不就是缺钱花了，我今晚得多烧些鬼袄儿给她。

我想说说早晨到四顷地买烧纸的事。四顷地卖烧纸的小卖部只有一家，就在村委会的下边，我一拐过山弯，老远就看到村委会那栋两层小白楼了。过去的四顷地，一条黄泥路，曲曲弯弯，出去一趟要一天时间，现在的道路不光打到了我们最偏远的波罗沟，甚至一直打到了大鹿圈去了。过去的村委会，就是一个土坎上的一排小房子，借用供销点的房子办公，就那么几间破屋子，还没有我们家宽敞。现在的村委会气派堂皇。

办公楼前聚了很多，正围着我们四顷地著名的女书记，有说事的，有打听事的，也有看热闹的。有一个熟人认出了我，他是二队的老光棍，叫红四，光棍和光棍之间的友谊也是颠扑不破的，我觉得我和红四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打工多年，我们是那么不同，他把打工挣来的钱都给了外面的女人，花在了赌博上，我却把打工的钱都留了下来，为父母打了两口像样的棺材，建了个带墓穴的坟茔，厚葬了母亲。

树生，树生！红四喊我。

红四红四！我喊红四。

红四递给我一根烟，我也递给了红四一根烟。我的烟通常要比红四的好，这次拿到红四的烟后，却吃了一惊，因为，他抽的是玉溪。

我说红四你发财了。

红四说，还没发，快要发了。

发什么财了，让你这么高兴？

你在波罗沟把自己圈傻了，也不出来转转，没看到这些人都围着书记嚷嚷什么？

我也奇怪怎么今天这么多人，正想问你呢。

高铁要从咱四顷地过，线都架好了。

高铁的事我是知道的，几年前就听人嚷嚷，说高铁要从四顷地走，沟里很多脑筋活泛的人都搬出来了，搬到相对宽敞一些的一队和二队，据说高铁就从一二队之间通过，有人当时还劝过我，让我找找村委会也搬出来住。我父亲八十多了，我又是无儿无女的老光棍。连父亲都对我说，要不你也搬出去吧，说不定好事也会摊你头上，父亲还说，我是打死也不会出去的，我得守着咱这两处老宅子和你妈。我走了你妈一个人会孤单。

我怎么能把一个八十多的老人独自留下来？母亲死后，为了照顾父亲，我甚至连打工都不出去了，就和父亲一起侍弄这沟里的几块薄田和零散的果树以及那片红果林。

想不到红四发了。